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七十七回 樓空燕子神女成虹 簾捲西風檀郎懊惱

且說李子霄因張書玉忽然不見，懊惱萬分，要等明天請了沈仲思來，和他商議一個辦法。看看表上已是指到三點鐘，只得就在牀上和衣少睡。那知睡到牀上，翻來復去，眼睜睜的再也睡不著。往日間是好夢易醒，春宵苦短。金釵暗墮，香融被底之春；玉體橫陳，軟試懷中之玉。如今張書玉走了，只剩了李子霄一個人住在樓上，冷冷清清的，鴛鴦瓦冷，翡翠衾寒；寶鴨不溫，銀缸無燄。辜負高唐之夢，商婦歸來；淒涼錦瑟之歌，玉人何處？這一種的孤凄情況，李子霄那裡銷受得來？心上邊萬轉千回的，就如蜘蛛結網，膏火自煎，不知怎樣的才好。張著兩眼，看著那一盞孤燈搖搖不定，更覺得窗外遠遠的一陣一陣的風聲，夾著些秋蟲的聲響，玻璃窗上好像有隱隱的一股涼氣，直透到牀上來。李子霄暗覺詫異道：「往日間書玉沒有逃走的時候，只覺得睡到牀上，一會兒天就明了，從來沒有這樣的孤凄，真是那俗語說的『歡娛夜短，寂寞更長』了。」一直躺在牀上，直到四點多鐘還沒有睡著。

漸漸的窗上透進微微的亮光來，好容易盼到天色大明，李子霄方有些朦朧朧有睡著。正在神魂顛倒的時候，猛然又聽得曉鳥「呀」的一聲，便霍然驚醒，開眼一看，窗上已經有了日光，便也懶懶的起來洗面。當差的上來伺候，李子霄問：「沈大人可曾去請？」當差的回：「已經去了。」李子霄便眼巴巴的等著沈仲思來，好告訴他這件事兒。

那知李子霄這邊張書玉夜間逃走，出了這件事情。沈仲思也在洪月娥那邊受了他的騙局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李子霄的歡喜冤家，一個是沈仲思的風流孽障。你道沈仲思怎樣受了洪月娥的騙局？在下做書的一枝筆兒提不得兩家的事，只好撇了李子霄這邊的事，先把沈仲思的事一一的演說出來。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

只說沈仲思做了洪月娥，彼此□分要好。洪月娥因為沈仲思是個狠肯花錢的人，面子上不能不巴結，其實還是把他當作瘟生，沈仲思那裡曉得。恰恰的到了禮拜那一天，沈仲思要同洪月娥去坐馬車，洪月娥雖然口中答應，卻不肯和沈仲思坐在一車，便向沈仲思掉了一個槍花道：「倪今朝有點頭裡痛，坐仔皮篷馬車只怕勿局，耐另外叫一部轎車阿好？」沈仲思聽了，心上自然有些不快，便賭氣說道：「你不去也沒有什麼，我就一個人去也好。」洪月娥見沈仲思動了氣，便把口風翻了過來，連忙分辯道：「啥人說勿去呀？耐格閒話，倪阿勸聽過歌？今朝耐勿要倪去，倪倒定規要跟牢仔耐一淘去，省得耐來浪瞎三話四，說倪勿肯。」沈仲思聽了，回嗔作喜的道：「你不過怕和我坐在一車，有人說你做了我的恩客，這怕什麼，你就是做了恩客，只要那客人不要你們倒貼，這也算不得什麼。老實說，你若把我當作客人，我們便坐在一處同去；若要把我當作瘟生，你也不必客氣，竟是我自己一個人去。」洪月娥聽了著急起來，趕過去拉了他的手道：「耐格閒話倒來得調皮篤呢！」

倪幾時當耐瘟生，耐倒說撥倪聽聽看。」沈仲思笑道：「你既然沒有把我當作瘟生，為什麼不肯和我坐在一起？」洪月娥被他駁住了，沒有話說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，向沈仲思道：「勿瞞耐說，倪勿肯同耐坐勒一淘，也有一格講究，格辰光一排做倪格客人，才要倪同仔俚篤一淘坐馬車，倪心浪勿高興，回報仔俚兩轉，說倪從來勸搭仔客人一淘坐歇馬車，格擋碼子勿肯相信，搭倪反仔一泡，實梗格故歌有啥格客人叫倪坐馬車，倪總歸回報俚篤勿去。今朝耐沈大人搭倪說仔，倪勿好勿答應，不過倪想起來，勿要撥俚篤看見瞎三話四放倪格謠言，倪堂子裡向名氣要緊，耐沈大人是蠻明白格人，阿有啥勿曉得倪格苦。」說著就蹙著雙眉，做出那一付幽怨可憐的樣子。

沈仲思聽了，想一想倒也不差，忽又問道：「你既然有這一層緣故，為什麼不早些和我說明？卻定要藏頭露尾的說什麼頭痛，可見你們的說話，真真的有些兒不老成。」洪月娥聽了，一時回答不出來，頓了一頓方轉口說道：「勿是呀，倪說仔真話，怕耐沈大人要生氣，耐高高興興要倪一淘去坐馬車，倘忙為仔倪勿去洛，光火起來，阿是無啥趣勢，叫倪心浪也過意勿落呢。」好個洪月娥，一時間就捏出這許多說話，把沈仲思先前的盛氣不知說到那裡去了。當下沈仲思聽他說得婉轉可聽，又□分的情義動人，反連連的點頭稱是。洪月娥見沈仲思已經被他說動，反撒嬌撒癡的和他不依道：「倪倒是一片格真心，耐再要說倪無撥真閒話，耐自家去想想看，耐來浪倪搭做仔一節光景，阿曾有啥洛裡一句閒話勿替耐說，耐末再要當倪壞人，說起來真真討氣。」說著便滾在沈仲思懷中，口內咕嚕道：「倪勿來格，耐下轉阿要實梗？」沈仲思被他一陣胡鬧，心上也有些渾淘淘起來，覺得自家好像真有些對他不起，倒安慰了洪月娥一番，月娥方才順水推船的罷了。沈仲思聽了洪月娥的說話，果然多僱了一部馬車，沈仲思自己獨坐一車，洪月娥帶著一個大姐同坐一車。

到了張園下車，進去泡了一碗茶，也有些認得沈仲思的朋友，彼此招呼。坐了一會，又到四馬路去兜了一轉，便也回來了。這一夜沈仲思自然住在洪月娥院內，不消說起。

看官須要曉得這邊的沈仲思，這幾天夜擁名花，銷盡溫柔之福。那邊的李子霄，便也是這幾天春融金屋，新成鸞鶴之盟。沈仲思見了李子霄的請酒帖子，方才曉得這件事兒，又是羨慕，又是眼熱，便鼓起興來約了許多朋友，大家出個公分，足足的在李子霄的新公館裡頭熱鬧了三天。沈仲思天天被他們灌得大醉，過了一天還覺得頭目之中森然作暈。卻為見了李子霄把張書玉娶到家中，玉暖香溫，一雙兩好，更兼那一天晚上的情景，真是豔錦裁雲，新綾織鳳，畫屏無睡，銀燭搖紅，把個沈仲思在旁看了，由不得自家心上也躍躍欲試起來。暗想他娶得張書玉，難道我就要不得洪月娥？便把這個意思和洪月娥商量。

須知洪月娥的巴結沈仲思，全是巴結他的錢，並不是看中他的人品，那些面子上的應酬本來原是假的，在洪月娥心上原不把沈仲思放在眼中。無奈月娥雖是自家身體，房間裡娘姨的帶擋洋錢卻欠到三千開外。娘姨有了帶擋，自然信人面上也作得來幾分主意。從前沈仲思初做月娥的時候，月娥不肯留他，房間裡娘姨為著生意起見，勉強著月娥把他留下。月娥又說不出一定要當恩客的這一句話，被娘姨們逼住了，只得委委屈屈的留下了他，娘姨們見沈仲思狠肯花錢，大家都二□四分的巴結。洪月娥面子上也只好敷衍著他，不敢得罪。其實月娥心上沒有一點真心。現在見沈仲思自家開口說要娶他，月娥心上自然不願，卻心中暗想道：他既自這般說法，我不妨應許了他，叫他和我把這些娘姨的帶擋一概還清，省得他們有了些兒帶擋，便要礙手礙腳的混出主意。只要把帶擋還了，以後的事便好想個法兒，再作脫身之計，料想姓沈的決計防不到這一層。想定主意，便一口應允，並向沈仲思道：「倪吃格碗把勢飯，也叫無說法，只要耐肯討倪轉去，是再好無撥格事體呢，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？軋實搭耐說仔，倪剛剛做耐格辰光，就轉格條念頭，只怕倪末一心一意看中仔耐，耐倒看倪勿中，翻轉面孔來說擊勿要，倪阿有啥格趣勢？唔篤做客人格要討信人，信人勿肯倒無啥稀奇；倪做仔信人挨撥客人，客人勿要，耐想倪阿毋得落格個台？」沈仲思聽了更是歡喜，便叫了房間裡人上來，細細的和他們說了。

一班娘姨聽得洪月娥竟肯嫁他，覺得詫異，都有些支支吾吾的不肯答應，一個個都看著月娥，聽他怎樣。月娥暗暗的和他們遞了一個眼風，方才一口應許，並不作難。

沈仲思大喜，也不用別人打話，竟是和著洪月娥等三面言明。月娥口口聲聲不要沈仲思的身價，只要替他還清了債務，就好跟他回去。沈仲思問他一共有多少債？

月娥說：「有六千洋錢。」其實月娥身上只有三千多債，衣裳首飾差不多也值四五千，沈仲思那裡曉得？當下講得明明白白，還債六千，開銷二千，說明叫沈仲思先付六千，還有二千等轎子到門再付，沈仲思一一答應。洪月娥歡歡喜喜的叮囑沈仲思道：「故歌倪兩家頭格事體總算說定格哉。依仔倪心浪，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轉去，省得倪勿做仔生意往來浪該搭地方，撥別人家說起來好像無啥好聽。耐豪燥點去看好仔房子，等倪早點過去，也算完結仔一樁事體。」沈仲思本來性急，又被洪月娥這般一說，便急如星火的先托人去看好了房子，瞞著家裡的人悄悄的在外邊佈置。

不幾天，已經佈置得□分妥貼，又看了一個吉期，便先打了一張六千洋錢的即期莊票，親手交與洪月娥。還算沈仲思有些見

識，付了定洋，要問洪月娥取張婚據，洪月娥故作猛然省悟道：「勿錯勿錯，格樣物事倒是要緊格。」說著，又想一想道：「故歇倪搭無撥人來裡，只好明朝寫好仔再交撥耐，勿然末，就是耐搭倪寫仔一張也無啥。」沈仲思笑道：「別的東西我都可以代寫，獨有這個婚書，卻一定要你們這邊的人寫的，我怎的好代你寫起婚書來？」洪月娥笑道：「倪是才勿懂格，洛裡曉得格當中有實梗格幾花講究。要末耐只好明朝來拿仔罷，勿得知耐阿放心勿放心末？剛剛格張票子耐原帶仔轉去。」沈仲思道：「你真是說笑話了，我自從做你以來，直到如今卻差不多也有兩個月的光景，何曾有什麼不信你的地方？不要說這一張票子。」洪月娥聽了，也便收了。沈仲思夢裡也想不到洪月娥要騙他的六千銀子，心上還在那裡打算，到了那一天怎樣的風光，如何的熱鬧。正是：準備著銀屏金屋，銷受他楚雨巫雲；星娥七寶之妝，神女洛川之佩。這沈仲思的高興，是不言可知的了。

那知隔了一天，沈仲思又到洪月娥院中，要問他取那一張婚據。走到洪月娥房內，見情形不好，先就吃了一驚。只見房內坐著一個少年男子，月娥的本家坐在旁邊，正在那裡不知說些什麼，卻不見洪月娥的影兒。房間裡也撇得亂七八糟的不像了樣兒，連台上擺的自鳴鐘和台花都不見了。沈仲思看了這般模樣，心上曉得不好，只得懷著鬼胎，舉步進房。本家見沈仲思進來，立起身叫了一聲：「沈大人來得剛好，格件事體勿關得倪啥事。倪開仔堂子，洛得擔得起格號風火？」沈仲思聽了本家的說話，真是夾七夾八的一句也不懂。便先問一聲：「月娥到那裡去了，為什麼不見出來？」本家未及答應，早見那少年男子立起身來，睜開兩隻龜眼，一臉的怒氣，迎著沈仲思說道：「你可就是姓沈的麼？來得正好，我正要問你要人。」沈仲思抬頭一看，並不認得他是誰，聽他這般說法，不覺怒氣直沖，高聲答道：「我和你並不認得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卻來問我要人，真是詫異！」那少年男子聽了，冷笑一聲，說出一番話來。正是：

萬金買笑，空餘寶枕之香；七夕蒼茫，望斷銀河之影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